

隨

園

隨

筆

隨園隨筆序

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據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不能兼漢賈山涉獵不爲醇儒夏侯建議夏侯勝所學疎濶而勝亦譏其繁碎余故山勝流也考訂數日覺下筆無所氣有所著作惟拮據是務無能運深湛之思

本朝考牯尤盛判別同異諸儒厥起余敢披賦類拾逐康成之後哉以故自謝不敏知難而退者久矣然入山三十手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錄或識大于經史或識小于稗官或貪述異聞或微抒已見疑信並傳回冗不計歲月既从卷頁遂多皆有資于博覽付之焚如未免可惜乃題隨園隨筆四字以存其

編嗜予老矣自此以往假我數年有所觀便有所記有所記便有所筆此書之成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隨園隨筆目錄

卷一

諸經類

卷二

諸史類
上卷

卷三

諸史類
中卷

卷四

諸史類
下卷

卷五

金石類

卷六

天時地志類

卷七

官職類
上卷

卷八

官職類
中卷

卷九

官職類
下卷

卷十

科第類

卷十一

各解類

卷十二

典禮類
上卷

卷十三

典禮類
中卷

卷十四

典禮類
下卷

卷十五

政條類

卷十六

稱謂類

卷十七

辨訛類

上卷

卷十八

辨訛類

下卷

卷十九

存疑類

卷二十

原始類

卷二十一

不可亦可類

卷二十二

應知不知類

卷二十三

不符類

卷二十四

詩文著述類

上卷

卷二十五

詩文著述類

下卷

卷二十六

古姓名類

卷二十七

雜記類

卷二十八

術數類

隨園隨筆卷一

錢塘袁枚子才著

諸經類

經文異同

說文所引經書與今本殊如觥飯爲仇飯服牛爲備牛
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驢如新臺有泚爲有玼
既伯既禱爲既禡既禡天地網緼爲壹壹教胄子爲育
子嘽嘽爲痠痠殿屎爲唵呶荷蕢爲荷臯赤舄几几爲
擊擊伯同爲伯槩費誓爲棗誓平秩爲平鄴斷斷兮爲
韶韶兮凡如此類不一而足禮記郊特牲以鄉人儺爲
鄉人禡仲長統以風乎舞雩爲諷乎舞雩是齋日記以

浴乎沂爲沿乎沂夫人自稱曰小童爲小妾梁武帝以宰予晝寢爲晝寢古晝字卽晝字齊地無晝孟子宿于晝卽晝也韓愈論語註以吾以汝爲死矣爲吾以汝爲先矣以杖叩其脛作指其脛磴磴然小人哉爲磴磴然之人哉史記註楚狂歌而過孔子之庭孔子下欲與之言下者下堂也與之庾當作屨與箴同漢書注以艷妻爲閭妻蔡雍碑三歲貫汝爲宦汝爾雅注傷如之何爲陽如之何虞翻以康成不識古卯字誤以柳谷爲昧谷蔡雍以五更爲五叟御妻爲御妾王克以舊云刻子爲舊云孩子考靈耀以文思安安爲晏晏石經以三嗅爲三戛又爲三噫明夷左股爲左股箕子爲根滋執禮爲

藝禮葛商爲哉商肥遜爲乘遜以無逸高宗享國五十
有九年爲高宗享國百年集韻以鏗爾爲煥爾壹戎衣
爲獠戎殷古文論語君子不以紺纁飾非緇飾也爾雅
一入謂之纁是也昌黎解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爲君
子而不儻者有矣夫高麗本論語集解以三月不知肉
味三月二字乃音字之訛劉修碑恂恂如也作遜遜如
也祝陸碑作遠遠如也費鳳碑涅而不淄爲涅而不滓
論語居不容唐石經及經典釋文俱作居不容唐司戶
參軍郭京得王輔嗣手寫周易本與今異者凡一百三
處如卽鹿无虞何以從禽也老婦得其少夫君子以居
德善風俗之類論語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廣韻以爲彼

哉彼哉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
乃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
謀與今本不同墨子尚同篇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
聞不言發罪均今本所無孝行覽引商書曰刑三百罪
莫重于不孝亦今本所無徐廣以臯陶謨擾而殺爲柔
而饒玉篇饒馴也卽柔也其他史記漢書所引尚書與
今異者百數十條不勝摘錄吳匏菴趙注孟子校本公
孫丑問伯夷伊尹何如注云伯夷之行何如下又云不
與伊尹孔子同道也似正文不當有伊尹二字予有亂
臣十人唐石經無臣字左傳蹇叔哭師曰孟子吾見師
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石經以孟子爲孟兮

經註迂謬

經註迂謬者鄭康成爲甚孔融執子孫之禮以事康成猶不信郊天鼓必用麒麟皮之說以爲康成名重故多臆說若郊鼓必用麟皮是寫孝經必用曾子家竹簡也虞翻亦極言其紕繆故駁正康成一百八十事後魏王肅尤多駁正而唐人孔穎達爲之作疏則附和穿鑿一字不敢置議矣孔穎達本王世克舊臣其見解卑陋可想同官博士馬嘉運亦時時駁之俱載本傳余爲抉摘其可笑者如注胡然而帝也云帝五帝也孔疏便引靈威仰赤燁怒以實之註曾孫來止以其婦子盥彼南畝謂卽曾孫之王后太子也成王勸農必與王后太子同

行王肅疑之而孔疏遂言聖人制禮與日月同昭明明
周有平王而召南詩平王之孫必以爲平正之王乃武
王也明明周有成王康王而周頌成王不敢康必以爲
成者成此王功非成王也不顯成康以爲成安祖考之
道改前王諡法以遂其私說註雍雍在宮雍辟雍也不
諫亦入謂入宗廟也兩虛字作實字講亦旣覲止爲男
女構精之構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爲妾年未五十必與
五日之御婦人過五日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註左
之左之爲陽道朝祀之事右之右之爲陰道喪戎之事
註言從之邁言將自殺以從之註見乎著龜動乎四體
謂四體卽龜之四體也註三以天下讓謂泰伯逃去爲

一讓太王薨王季訃泰伯泰伯不奔喪爲三讓斷髮文
身爲三讓註三英粲兮以剛克柔克正直爲三英何晏
以必也正名乎謂正百物之名皇侃引魯君假馬之名
以証之康成則以爲字義引禮記百名以上則書之于
冊是也二說于夫子必也二字口氣不協余意自以朱
子之說爲近註明堂位天子負斧扆而立天子周公也
不稱其攝直云天子並云其冕十有二旒且曰魯之王
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篡也禮樂未嘗相變
也註君子不盡人之權權爲飲食不竭人之忠忠爲衣
服註夢齡事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註
大德敦化指天子小德川流指諸侯註蒹葭謂刺秦襄

公不行周禮註角弓母禁辭母從女象有姦之者禁令
勿姦故母爲禁詞一切碩人作大德解而獨以白華碩
人爲妖大之人註齊子豈弟爲卽齊子發夕之義訓爲
闔明發行而又引古文尙書以弟爲闔必欲翻毛傳樂
易之說謂與他豈弟不同註昏椽靡侯以椽爲椽女子
之陰此乃景十三王傳中事三代上無此刑註庭燎謂
刺周不設雞人之官注東方未明謂挈壺失職註擻擻
女手以爲未三月廟見故不稱婦註目上爲名目下爲
清然則美目盼兮份又是何物註撰几爲有馮佐食爲
有翼然則下文有孝有德又引何禮註粵若稽古帝堯
以古爲天稽古者同乎天也尤屬可怪註禮記天子一

食言天子必待勸乃再食何作僞至此註周禮衮冕用
玉二百八十八斤若如此則天子之頭不勝其重註夏
至祀地亦必服大裘若如此則天子之身不勝其暘註
喪禮含殮用米二升四合君大夫口含梁稷四升如角
柶不能啟其齒則鑿尸頰一小穴而納之爲子孫者不
應悖亂至此註論語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而
失所也殊非聖人語氣其他可笑者毛萇馬融趙岐何
休啖助虞翻諸人俱不能免文王在上一詩毛詩以爲
文王受命而作然則文王生而謚文乎自以爲於昭于
天乎馬融註文祖爲天天有文故也亦屬牽強趙岐序
孟子七篇取以七者天有七政故也取以章二百六十

有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施七政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何穿鑿乃爾註望道而未見言文王爲殷祿未盡故望紂而不敢誅註遁詞卽秦客之廋詞與知言之旨毫無關涉禮統夏曰清臺殷曰神臺周曰靈臺何休以爲質家具天而王天神稱清文家具地而王地祇稱靈又曰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不知所本何書莊公元年經書夫人孫于齊因上文甫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故僅書夫人不稱姜氏省文也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齊去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已隔遠矣不得不著姜氏以表之休遂謂殺夫罪重故去姓殺子罪輕故不去姓啖

助以爲齊太岳之後而五石隕宋象桓公卒五子作亂也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是鷁退不成之象故後六年霸業退象六鷁之退飛也殊覺附會孔父義形丁色者孔父之妻美而艷古者大夫之妻當乘車不令人見其面今爲華督所見是其義從女色不形也語義亦不甚明析謝梅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註以爲平平王之孫齊乎侯之子履幽人貞吉虞翻曰在獄中故稱幽人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謂雖處獄中終辨得正故不自亂又童牛之梏鄭志問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何以別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爲手故曰童牛之梏解經至此令人失笑

經註平易

六經古註最平易者如韓嬰說黍離詩人求亡不得中心憂慙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誤以爲稷之苗憂甚故也王肅訓學字爲誦習人不知不愠爲人有所不知則教誨之而不愠怒費而隱言世道違費財君子隱去天地位萬物育直指帝王顏師古以甘誓孥戮者辱之爲奴也非族誅也毛傳召公懼人因管蔡事而傷兄弟故作棠棣之詩毛氏以履帝武敏歆帝爲高辛氏蓋姜嫄從乎帝而見天也歐陽大小夏侯皆以康王之誥卽頤命之下篇猶之舜典卽堯典之下篇無姚方輿大航頭所得二十八字也孔氏註納于大麓謂大錄萬幾之

政能調變陰陽故烈風雷雨勿迷人也無所取材謂無所取于梓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朝聞道謂朝聞有道之世則夕死亦可蓋悲天憫人之意也說文以寢衣爲被方于長一身有半相合趙岐註爲長者折枝按摩也以支爲肢方于長者二字有屬注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卽康誥如保赤子之意言治民也毛萋不日成之言不與民立日限期也中庸疏三年之喪父母適子正妻也不專主父母故更云父母以別言之註鄉人雖以爲孔子慮驚先祖故朝服亦敬室神之禮也三嗅謂子路供雉孔子但三嗅其氣而不食也王伯厚以矢魚爲射魚引漢武射蛟爲証洪容齋以小星之詞卽般

其雷之旨蓋使臣宵征摒擋行李不敢慢君命之意不然則牀帳衾褥非一女子所能抱而來者侯果以朋盍簪爲冠簪之簪少陵詩盍簪諠櫓馬已直用之王明齋說射侯者言矢至以此爲侯故古文作像矢集布上之形禮記考工皆以射中爲諸侯然則天子士大夫竟不射侯耶崔靈恩疏周禮云禘讓之時禮儀變更者少革命之時禮儀變更者多所以新人耳目此周禮之所由作也賈逵註當仁不讓於師師衆也胡廷芳註翦商爲翬商翬勤也爾雅翬翬勤也言太王勤勞以奉商也馬周以犬馬有養主人子說故疏稱臣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明堂位云山節藻梲是天子之廟飾文

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故譏之與居蔡是兩事毛西
河言樊遲請學稼是許行並耕而治之意故夫子有上
好禮上好義之言若泛言爲農圃則下文無着落矣包
咸解焉用稼言焉用教民稼穡也天香樓偶得解父母
惟其疾之憂父母二字略讀斷其字指父母言言爲人
子者首當以父母之疾爲憂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之
意馬融則曰孝子不妄爲除疾病外不使父母憂也又
云族孽者首豪也西戎無君名強者爲豪蓋遺其豪來
獻方物也非獻狗也五刑有服言畫衣冠而不犯也顏
息齊解賢賢易色指妻也重德不重色也子夏此章兼
論五倫蓋夫妻君臣父母朋友也學則不固固陋也能

學則不固陋也何休廢疾云廐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
今穀梁以苞人民驅牛馬爲輕壞宮室斬樹木爲重是
理道之不通也康成釋之云人民牛馬雖苞雖壞之後
仍可歸還斬壞宮室樹木則不能復有宮室樹木矣故
以爲重也廢疾引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夏田曰苗於
義爲短康成釋之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此毛詩夏田
之証也膏盲以左氏稱武仲爲聖爲有戾于孔子康成
箴之云左氏此說譏御叔之不學非謂武仲之聖同孔
子也膏盲駁左氏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以爲君之所立
人必從之何事于卜康成箴之云周禮有會羣臣萬民
而詢立君一條又安見其不可以卜耶袁清溪以惟求

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皆夫子之言非曾點問
語蓋引求赤以証哂由爲其不讓非爲其爲邦故也若
曾點問詞則點固高士不應屢解不明若是之笨清溪
之說本論語古註也王厚齋註葛覃言告師氏言周禮
師氏率四夷之屬以守王之門外故夫人歸不得不告
也黃東發以論語見其二子焉句在至則行矣之下方
與子路曰不仕無義有交合否則子路無向空舍嗶嗶
之理太師摯適齊皆紂時人引漢書禮樂志紂作滹聲
樂官師摯奔散顏師古註卽論語太師摯之屬曾幾解
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也孫季昭解哀公問社
以爲哀公欲去三桓故問社者問不用命戮于社之義

宰我勸之曰使民戰栗孔子非之曰成事不說言三桓之勢已成矣不可咎其既往也白虎通以相鼠之詩爲妻諫夫也錢辛招少詹云子夏所引夫子之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六句皆夫子之言與告子張問行樊遲問仁兩節一樣語氣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乃子夏足此一句以曉司馬牛耳嚴冬友侍讀云孟子公孫丑曰今言王若易應讀斷成句下句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文理才順若然字連上讀則易然二字不成文理中庸居上不驕一節應在下節吾從周之下不驕不倍與上文自用自專方有昭應與上溫故知新敦厚崇禮一節毫不

連貫也張斗堂云論語古註其然指不厭三句豈其然指不言不笑不取若依朱註故作疑詞則有涉油滑非聖人口氣矣韓詩外傳甘棠之詩因在位者不卹百姓耕桑故憇甘棠而思召伯王符以行葦爲公劉澤及草木而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遜齋間覽以尾生卽微生高不知何据

說經新奇

後世說經之新者邢凱春秋通論以郭公爲草名卽布穀也引公羊以戎捷爲戎菽作証啖助趙匡以左氏非人姓名古帝王言則左史書之故曰左氏以爲左邛明者悞也左邛明只作國語耳毛西河以春王爲春旺馮

山公以爲文王自稱王而尊紂爲帝故祭公謀父稱商
王帝辛其他商王無稱帝者此其証也凱風詩朱子証
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本毛序也然陶淵明爲孟嘉作
文云凱風寒泉之感實傷厥心孟嘉之女淵明之生母
引用凱風殊不可解郭琛以震用伐鬼方震擊伯明也
太任父也巧言令色孔壬王卽共工之名與三苗驩兜
對稱馬融以百獸率舞者箎箎也木獸也鳳凰來儀者
笙之刻爲鳳形者也簫聲之和也不然焉有朝廟中百
獸能來之理程綿莊以爲誅管蔡者乃武庚非周公也
故云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武庚以管蔡爲罪
人而誅之也陳祥道言高宗彤日是祖庚祭高宗非高

宗主祭也尸子以孝已有孝行而高宗惑後妻而逐之
馬鄭引之以註彤日言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故戒之
曰典祀母豐于昵也西伯戡黎者西伯是武王非文王
也甘誓乃召六卿古語天子六軍六卿皆從李子真以
爲此非周官冢宰司空之六卿天子別有六卿若當用
兵之時冢宰不得統屬于大司馬三山林氏頗是其說
劉質夫以紀侯大去其國大紀侯名也鄒民忠允以太
妣爲文王之繼妣以大明詩曰纘女惟莘纘繼也曰倪
天之妹明莘女之尙有姊也羅泌路史謂易彖象以三
物取名易乃廬螻彖是茅犀象則取其身形相象而已
崔念謨以彖爲猪喙子夏傳以井二射鮒爲井中蝦蟆

陸希聲以震來虢虢爲蠅虎焦弱侯以元亨爲元亨宋
翟公異言論語式負版者非版籍乃喪服也古者喪服
有負版綴于領下垂放方尺有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
于適寸者是也鄭註負在背上適解領也喪服前有衰
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王文言曾點志于禮樂將爲舞
雩之祭所云童冠者歌童也康成謂詠而歸作詠而饋
註饋酒食也又謂山梁雌雉梁當作梁孔子山行見一
雌雉食其梁粟也歐陽詹以片言可以折獄乃天子戒
由也率爾之意非許之之詞曹操解吾與汝不如也以
爲吾與汝皆不如顏淵也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樂肇
論語駁云燕齊以勉強爲文莫蓋春秋土語耳猶之漢

書江翁傳邛蓋不言齊俗以不知爲邛也方密之註沽酒苦酒也周夏官司兵註謂功沽上下疏沽謂粗惡者爲下等也方言假沽惡也不與市脯同義李穆堂解鄭聲淫作怙濫解歷引經集如詩之淫威左氏之淫于元枵禮記之母淫視聲淫及商孟子之淫辭知陷晉語之底著滯淫列子之朕之過淫矣皆不作男女媾狎解况齊襄衛宣陳孔寧儀行父之事惟鄭鮮有聞焉安得以聲淫爲淫冶之淫乎馬融解論語爲力不同科爲力役之征有上中下三科也程大昌解子語魯太師樂乃大師非太師也周禮大宗伯官有大師有小師以瞽爲之是也樂官不合有太師猶之入海之少師陽非微子所

稱之父師少師也王弼以竊此於我老彭爲二人一老子一彭祖也或又以彭爲彭咸者王克論衡以仲弓爲冉伯牛之子故夫子有犁牛騂角之喻傷其父之有惡疾而不能見用于世也毛西河以今之五倫是中庸之五達道非古之五倫六藝卽六經非射御書數也晉藥舉以弓所不者之不爲否屈也言我道之所以否屈者乃天意也鄭讀舜生三十爲句登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爲句衛瓘讀必有忠信如叩者焉焉字連下讀言十室之邑焉知不有如叩之好學者蓋謙詞也蔡雍以王道衰微大臣知賢者隱遂故歌鹿鳴彈弦諷諫能改齋漫錄齊人呼蚓爲巨孽故孟子罵陳仲子爲蚓

摘註論語

漢人註疏好臆造典故然其時去古未遠書籍猶多所見比今人爲博且非典之典業已二千餘年則文中引用頗資博雅王伯厚摘其引漢語者作漢制考予亦雜摘數條以新耳目如論語註父者矩也子者華也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帝出乎震帝伏羲也論語隱義註由也不得其死然衛蒯聩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鈎子路半城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謂曰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

袂覆目黥遂殺之子路從而後註云孔子至蔡解千客
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寘屐于受盜家孔子
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生民詩註馬融則曰帝嚳
四如上妃姜嫫生稷次妃嫫管生摯當三如生子時姜
嫫未生故禋祀求子姜嫫妊身之月帝嚳崩十月而后
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授以寡居而生子爲衆所
疑不可申說知后稷之神竒必不可害故特棄之以著
其神堯知其然而聽之鄭箋則云姜嫫祀郊禘時見大
神之迹而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款款然
如有神道感已者也于是有身而肅戒不復御生子名
棄孔疏言聖人皆無父稷契皆感天而生所以棄稷不

棄契者簡狄雖吞虘仍御于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
鴟鴞註云武王有疾周公揃爪投河乃書而藏之記府
有人言周亂公出奔楚所云罪人斯得者周公之屬與
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公傷之恐其刑
濫乃作鴟鴞之詩以貽成王白華疏言褒氏在母腹四
十六年而始生標梅箋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
會而行之十月男女同巷相從夜績女功一月得四十
五日有所怨則相作歌詩里正男女年六十以上其有
辨護伉健者官衣食之使人民間采詩移鄉遂以達天
子漢書食貨志曾引之毛公曰嘗之日莅卜來歲之芟
稱之日莅卜來歲之戒社之日莅卜來歲之稼所以興

來而繼往也鄭箋春之斂之又潤濕之使趨于鑿疏稱
粟一石爲糲米六斗春糲一斗爲稗九升又去爲鑿則
八升又去爲侍御則七升王所食也米至侍御而細極
矣毛傳凶年趣馬不秣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
梁百官布而不制左右布而不修車攻註云田者芟草
爲防褐纏旃爲門裘纏質爲櫜間容握驅而入輦則不
得入天子發後諸侯發天子抗大綏侯抗小綏戰不出
頃田不出防又取禽獸以左臆右臆之射中處分上殺
下殺面傷不獻不殺降也不成禽不獻哀幼也凡輦有
一斧一斤一鑿一裡夏后氏二十人而輦夏曰余車殷
曰胡奴采薇註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

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鴛鴦章註云古明王所乘
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與之穀甫田詩
註云甫田丈夫也太古之世以丈夫稅田吟兮修兮註
引顏叔子獨處隣婦遭雨室壞趨之叔子納之使執燭
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避嫌之不審矣若
其審者宜若魯男子矣孔穎達疏關雎云舜不告而娶
故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殷增以二十七爲三十九人
髮冠印章謂胡女大姬無子而好歌舞巫覡註釋引孔
安國云古者佃魚不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
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卽鞞也註妻舜引帝王
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出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此生二

女一霄明一燭光文王受命註引元命苞禹觀河見長
人皐陶在洛見黑公舜爲太尉與堯坐舟中見鳳凰含
圖置軒轅前黃帝再拜受之湯登堯臺見墨鳥文王坐
靈臺見赤雀含丹書止于戶武王伐紂有白魚入舟化
爲赤鳥以穀俱來伐崇註引外傳天黿卽女枵星齊之
分野太姜之祖也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
公之死其神憑焉周出于姜姓故爲外祖所助遷社疏
云湯伐桀時旱致災明法以薦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
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代之者于是乎止啟征
註云有扈氏爲啟庶兄賢堯舜而薄禹以爲不讓賢而
傳子故啟伐之說命註云傳說蒙胥靡之衣入高宗之

夢云我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悅民者明以夢示百官皆非也乃使工寫其形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露索役于虞虢之間禹作司空註云堯時冬官爲共工知禹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名司空以官名寵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洛誥註引書傳稱周公將作禮樂優遊之三年不能成君子耻其言而不見從耻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功業乃營洛邑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

猶至孔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康成言太王遷岐一年成邑三年五倍其初註弼成五服以爲禹之疆土三倍于堯尙書正義曰舜耕歷山夢眉長與髮等末書符瑞志曾引之鄭康成解四岳云四岳者羲和羲仲四人之子也四人之子又爲八伯盤庚註言祖乙奢侈乃謀從湯之舊都故首篇是盤庚爲臣時所作與史記云盤庚崩後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之說不同周官注引緯書云泰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帝乙歸妹註云京房載成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故帝乙歸妹于夏傳以爲湯嫁妹也春秋註引孔子云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九月大雩註引古之人重請請

平應上公應上公者古之神人通平陰陽者其雩之祝
詞曰寡人當死百姓何謫願撫百姓以塞無狀魯郊以
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解魯公之咎西宮災註云魯
僖公先娶楚女而齊媵後至而豹之故西宮災乃楚女
之怨氣季姬與鄆子遇防註言魯季姬先配邾婁而淫
鄆子故二國交忿宋襄爲曹南之會以和解之邾子不
從乃執鄆子而用之垂歛之盟註言公孫敖會宋公盟
垂歛者誅商臣也三諫者月三日而成魄也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齊人歸聊謹之田公受之此違之驗孔
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像世順機三王內刑揆
漸加秦公子鍼註云秦嫡子生不以名令乎四境擇勇

猛者而立之古者諸侯出師世子率輿守國次宜爲國者持棺絮從蔡封人註云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季歸思慕三年故春秋賢而字之大雩註云魯僖公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天乃大雨註吳入楚引書傳云散宜生等受學于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肺約爲朋友又引春秋說文云子胥鞭平王尸血流至踝楚昭王將入海父老曰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乃戰而勝得以復國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賈逵以爲周諸侯分春夏秋冬四時來朝以助祭馬融以爲魯在東春當朝故祭禮但有夏酌秋嘗冬烝而無春祠文王世

子註云文王戒太子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
遵朕稱王可也文王問太公用兵孰先太公請伐密管
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
先王伐難不伐易伐逆不伐順遂伐密密之人縛其君
而來歸內則註言諸侯取九女兩兩而御或三日或四
日自后妃以至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十五夕而
御卑以金鑲進之以銀鑲退之小星疏云五日之中一
夜夫人四夜妾媵夫人所專不須設帳帳爲妾設也望
前先卑望後先尊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
後貴者抱帳往賤者抱之還何休亦以爲夫人居中官
少在前左媵居西宮右媵居東官少在後儀禮覲禮偏

駕不入王門註言諸侯乘墨車以朝而囚服以見天子
偏駕者在旁之副車也中庸必得其位註引援神契孔
子墨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獲麟註言血書于
魯之端門子夏往視之化爲赤鳥文曰孔聖沒周姬亡
周王爲天囚孔子作春秋卜得陽豫之卦蓋夏殷之卦
也孟子註云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
公兄也故望之益烈山澤而焚之註益爲堯之火正非
禮之禮註引陳質娶妻而長乃拜之西子註言西子在
吳過市人求見者輸一金錢

詩有變頌

宋金華王柏謂變風變雅之外有變頌焉魯頌商頌是

也蓋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

王皮是射名

儀禮鄉射禮一曰和二曰容三曰王皮四曰和容五曰
與舞考周禮射不主上有禮乎非武射也以禮射而貫
革所以異于古也

三傳多古字

三傳多古字余嘗戲集之在左氏則告曰詔答曰合忝
曰愾教曰恭毒亦曰恭獲曰止止曰尸煮曰脯磔曰膺
曰晏曰旰晷曰詢恥亦曰詢用曰由畜曰褚受曰羸聚
曰薦取曰浚埋曰側懷胎曰震與人相接曰際傾曰標
矢鏃曰七戲曰弄愛馬曰弄馬緩曰臯貪曰惕搨曰按

擊曰監塩亦曰監野儼曰餌殺然曰攔然縛曰塵改曰
賈益曰豸藏曰衷又曰微過曰汰溺曰旋又曰私懼獲
罪曰懼選屢見曰驟見改曰悛誤曰頗勝曰雋行夜曰
撮敗曰婚擊曰扶跛曰蹇吐曰散詛曰嚮語曰咋無準
曰無藝監功曰植車耦曰淳鐘列曰肆悶曰普修曰蕨
短牆曰隱習曰貫不善終而葬曰葬鮮加鼎曰陪鼎斷
獄曰敵羣至曰虜至患賓曰恩賓位次曰著微細曰銳
水濁曰滋絕曰約中背曰騰背當心曰龜勿書曰勿籍
哭會曰幾憂約曰隱度高曰揣度深曰仍相土曰物公
穀則狂曰悵無禮曰化過曰跌持曰探疾曰僂服曰帖
豫曰歸擊曰擊誤曰偵輿曰筭將遠行曰繫行妹曰媼

更曰革懼曰悌述曰追驚曰僅刺曰迥打曰挽來曰登
來國語則視土曰覘土享年曰登年羣好曰曹好搏膺
曰指膺無罪曰無郵縛曰紡寧入于恭曰陷而入于恭
尤曰兜流涕曰洵涕待曰須斷曰契作樂曰厲樂

公羊之非

嘗謂柳子非國語不如非公羊常偶摘之如春王正月
而以爲黜周王魯宋穆讓國而以爲釀禍叔術妻嫂而
以爲賢許止弑父而有時赦宋襄敗泖而以爲文王之
戰祭仲廢君而以爲合聖之權於外大惡書於內大惡
諱然則內之亂臣賊子無忌憚矣賊不討不書葬然則
晉靈齊莊皆暴露矣子同生而以爲病桓則是直彰公

縱夫人淫奔而與大惡不書之說自相矛盾諸侯不再娶何以晉少姜卒齊人請續婚叔向爲博物君子不引不再娶之禮以辭之而乃以喪解耶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以同母弟爲加親于羣公子是知母不知有父也仲嬰齊卒而謂弟可以後兄是亂昭穆也商人兄終弟及皆君臣也未聞有父子之稱仲嬰齊與歸父皆大夫也無君臣之分可以有父子之稱乎以爲人後故不稱公孫嬰齊而稱仲嬰齊然則襄公二十二年之叔老卒彼又爲何人之後而不稱其氏乎以昭六年書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故王葬禁二名之漸以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爲合禮啟漢武開邊之禍以天王出居于鄭爲不能乎

母啟武后易唐之漸實與而文不與聖人不若是之舞
文也享國長故不爲之諱本惡享國短故爲之諱本惡
聖人不若是之齷齪也以諸侯未葬爲稱子則桓公十
三年衛宣公未葬亦書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
葬而盟于洮反書衛子何也謂立子以長不以賢則太
王之舍泰伯立王季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何也
以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爲道淫不知行人者官名也
不稱行人非貶也稱子者先公之女也亦非少女而始
嫁也魯有送者齊有逆者單伯烏得而淫之襄六年莒
人滅鄆左氏鄆恃賂也謂恃賂魯而慢莒也鄆滅而晉
人且來討曰何故亡鄆公穀兩家以爲立異姓故曰滅

鄧蓋惑于昭四年魯又取鄧一節而曲解之不知取卽取之于莒也立甥非禮而竟以爲滅國亦斷無此書法北史載劉蘭毀公羊見公羊白日現形崇蘭而卒余毀公羊殆三十年何其鬼之能靈于昔而不靈于今耶

穀梁之非

穀梁紕繆處稍遜于公羊而亦不少其可笑者杞伯姬遇于防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已近鄉曲小說家矣魯桓子同生曰疑故志之此卽王莽幸增秩懷能生男皆置新郡之意乃是後世小人心事豈有聖人于君父而有此書法乎朱竹垞以爲書子同生者正斷定爲魯公之子以同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

如齊足信會深以前文姜並未至齊故特書之以明其
爲魯君之子此說正與穀梁相反毛詩展我甥兮毛箋
明其非齊侯之子亦此義也許止弑君以爲不嘗藥按
左氏以爲飲許止之藥而卒故曰弑也又慮其爲藥誤
而非有心于弑故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如僅
僅不嘗藥何得直以弑書

公羊穀梁傳皆姜姓所作

周青原曰公羊齊人名高穀梁魯人名赤自昔云然惟
羅泌路史謂二子之外此姓罕見公羊穀梁切韻皆姜
疑是姜姓一人作此二傳假託兩人名耳羅氏此說未
免好奇然鄭清之送新薑詩有公穀一人其姓則姜之

語朱竹垞贈姜開先詞亦用此事

說詩同異

關雎一章毛傳但言后妃之德不言何人所作劉向以爲畢公作謝太傅妻以爲周公作朱子以爲文王宮人作太史公曰周道闕而關雎作漢書曰應門失守關雎與刺後漢書曰珮玉晏鳴關雎刺之皆以爲刺康王之詩史記以箕子刺紂賦黍離毛詩以爲閔周室新序以爲衛公子壽傷其兄公子伋而賦韓嬰又以爲伯封不得于其父尹吉甫而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引用之又以爲伯封思其兄伯奇受讒而作左氏以碩人美莊姜之賢而列女傳則云衛人刺莊姜之淫冶而作姜聞之

悔過改行毛傳以芣苢爲后妃之美韓嬰以芣苢爲夫
有惡疾作列女傳又以爲蔡人作刺夫也毛傳以雞旣
鳴矣爲思賢妃之詩而韓嬰以爲蒼蠅之聲刺讒人之
作又一說刺襄公不早朝而作也毛傳以燕燕于飛爲
莊姜送妾列女傳以爲定姜送婦作毛傳以行露謂召
伯聽訟作而列女傳以爲申女作毛傳以大車爲刺周
大夫不能聽訟作而劉向以爲息夫人作趙岐以小弁
爲伯竒之詩鴟鴞爲刺邠君之詩不知何據毛傳鹿鳴
宴羣臣嘉賓也史記功臣表乃云仁義不行鹿鳴見刺
北史韋安祖傳安祖感鹿鳴之詩而兄弟不忍獨食則
又不知何本

爾雅之名以雅兼風與頌

焦弱侯曰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小雅兼平風大雅兼平頌蓋詩之有體猶樂之有音小雅之體與音風頌也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是故爾雅兼風頌

洪範是祭名

尙書大傳惟王后元祀帝命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註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音是洪範乃祭祀之名猶之禘亦祭名不止作喪服之漸

洪範

隨園隨筆卷二

錢塘袁枚子才

諸史類

摘史記註

史記古註唐司馬貞作索隱張守節作正義裴駟作集解其采取古書常摘出之如引龍魚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額食沙帝不能征仰天而嘆天帝乃遣元女下授兵符引山海經云帝令應龍攻蚩尤尤請風伯雨師以從黃帝請下天女降魃以止雨雨止乃殺蚩尤于凶黎之谷引帝王世紀云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去有人持千鈞之弩驅羊且而占之乃得力

牧風后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嫫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
生青陽次妃彤魚氏生夷鼓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
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食伊長孺家故從母所
居姓伊耆氏引列女傳云堯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大
戴禮作女媧舜之親戚謂象妹駘首等也引通史云瞽
瞍使舜滌廩舜告二女女曰鵲汝裳衣烏工往使舜穿
井舜告二女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引列女傳云陶子
五歲而佐禹引帝王世紀云鯀妻修己吞神珠薏苡胃
搏而生禹名文命字高密引揚雄蜀王本紀云禹本汶
山廣柔縣人生于石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娶妻二
日而生子也引帝王世紀云羿之先世掌射帝嘗賜彤

弓封之于鋤羿臂長故以射聞伊尹者力牧之後也引
呂氏春秋云有仇氏采得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
伊尹尹正也非名也湯使之正天下也引劉向云伊尹
爲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九主者法君專君授君勞君
寄君破君等凡九品也引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
梁易柱姐已爲有蘇氏女見炮烙人則笑引六韜云紂
爲酒池肉船糟邱牛飲者三千餘人烹伯邑考食文王
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尙不知也引鄭康成云商
容者商樂官知禮容故今禮署號容臺引地理志云傳
險者傳說所隱處也故窟名聖人窟孔安國云傳巖有
澗水壞道商王使刑人胥靡者築之說乃代胥靡築以

供食也引世本云公非辟方雲都亞圉皆太王祖也而
皇甫謐以爲一名一字止二人也引劉向別錄云鬻熊
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引帝王世紀云昭王南征楚王
惡之以膠舟迎王至中流王及祭公溺于水其右辛餘
靡長臂多力游水得王尸引周春秋云杜伯受誅三年
宣王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朱衣冠射王中心折
脊而死赧王爲諸侯所逼負責于民乃上臺避之號避
責臺引博物志云徐君召人孕一卵以爲不祥棄之水
有大鵠蒼衡卵歸覆煥之生兒爲徐偃王有筋而無骨
鵠蒼臨死生角爲九尾化爲黃龍引錄異傳云秦文公
伐雍南山梓樹樹神畏拔髮故置髦頭引舒雅史纂云

宋太邱社亡亡者自亡也猶秦鼎之自飛也引茅盈內
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盈曾祖蒙于華山升天童謡
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
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方有
神仙之志引陳留風俗傳云沛公喪母于黃鄉爲帝後
以梓宮招魂塋有丹蛇在水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髮號
招靈夫人集解引三輔故事云始皇時隱宮之徒至七
十二萬所割男子之勢高積成山高祖被十創十二矢
石中通者四卒以征英布中流矢崩引皇甫謐應邵云
太公名熾字執嘉呂公名文字叔平亭長卒名弩父引
老子道德經注云月中仙人宋无忌白澤圖云火之精

日宋毋忌蓋火精也引解道彪齊記云古有日夜出見于東境故萊子立城號不夜城引風俗通云李永爲蜀守江神取女二人永以己女與神婚遂入江與神鬪良久有兩蒼牛鬪于江峯夢中告主簿曰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遂刺殺北面者引越絕書云吳王冢在猶亭西卑猶之右夫差縊後越王使下戈人以一塚土葬之引馬融曰蒼兕主舟之官王充以爲水獸九頭故武王伐紂軍中誓之以懼衆也引括地志云齊桓公冢在牛山晉永嘉時發之得石版水銀池有毒氣不得入經數日牽犬入之得金蠶數十箔人骨狼藉蓋殉者也引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夏侯元曰微子仁之窮也箕

子智之窮也引于寶辨陸終氏剖坼而生曰黃初五年
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牖下水腹上出數月創合
母子無恙引宋均註樂緯曰熊渠嫡嗣曰熊擘有惡疾
別封于夔引春秋緯云蕭何感昴精而生楚漢春秋高
祖封張負爲鳴雌亭侯引漢名臣奏曰武帝難河間五
策王悉條對帝施然忌之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宴樂以終引姚氏識名云天
子諸侯妃有月事者以丹注面令女史見之不口奏漢
律見奸變不得侍說文奸女汙也引外傳云孤竹君是
成湯時三月丙寅日所封夷齊父名初字子朝姓墨胎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引元妙

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年歇李樹下剖左腋生老子
引干寶三日記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寶在
魯南山之空寶中無水當祭掃則有清泉出焉祭訖泉
枯今名女陵山魯得龜陰之田築城以銘孔子之功號
謝城引琴操云孔子至匡郭外顏淵舉策指穿垣曰往
與陽貨從此入匡人乃圍之孔子援琴而歌有大風擊
軍士僵乃免引樂筆曰見南子卽文王之拘羑里也矢
陳也孔子爲子路陳天命也引戰國策云豫讓刺趙襄
子不得請襄子衣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回輪而亡引
燕丹子曰軻與丹遊東宮池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而
進之又共乘千里馬曰馬肝美遂殺馬進肝又美人鼓

琴轍曰好手遂斷手以玉盤進之引衛宏詔定古文尙書序云秦旣焚書乃密種瓜子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齊乃令就視爲伏機焉俟諸生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而填以土終乃相壓無聲也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愍儒鄉

世系難考

史記后稷至文王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年是六十始娶八十始生子也契至成湯四百二十年業已十四世是皆三十而娶四十有奇而死也魏收作魏書自敘世系以魏無知爲七代祖其中乃相去七百年是收之祖宗皆百餘歲方生子也凡如此類可發一笑

史家自序世系

漢書揚雄傳序祖系最詳亦倣太史公自敘之體故也
後范氏之序班彪南史之序沈約北史之序李延壽相
沿爲例似屬不必若因文人能自序得姓之詳而爲之
備載則不勝其煩南史崔慰祖與仲弟書云常採史漢
所漏二百餘事編纂成書在厨籠中可見漢史所載正
未詳也何暇代人述祖系乎惟大戴禮帝系一篇最詳
足補史記所未有

史遷序事意在言外

史遷序事有明知其不確而貪所聞新異以助己之文
章則通篇以幻忽之語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讀史

者不可無識也卽如屠岸賈一事三傳所無史遷不忍割愛故趙世家入手卽序烏身人面之中衍隨卽序周穆王見西王母以下將妖夢鬼神之事重疊言之皆他世家所無也若曰屠岸賈事之有無亦如是云爾張良傳曰黃石公曰滄海君曰赤松子皆莫須有之人以見四皓之傳聞亦如是云爾後人爲之假造姓名陳留志孔父秘記所載互殊任昉文章緣始以惠帝立四皓碑爲人臣賜塋之始俱附會之說通鑑刪之溫公可謂有識碑云四皓爲惠帝司徒考百官公卿表惠帝時並無司徒之官

史遷矛盾

辛壬癸甲孔安國言辛日娶塗山之女甲日往治水啟
生不入言其勤也太史公以爲娶塗山女四日之內生
啟故不入是疑其妻而惡其子也秦本紀言穆公以五
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則言舉之牛口之下秦本紀上
文言武王誅惡來下文則言惡來飛廉子也早死周本
紀武王卽位九年祭文王之墓然後起兵伯夷傳則曰
父死不葬微子業已反縛矣又牽羊又抱祭器是微子
有口隻手也武王伐紂爲救民也何所怨毒而必三射
之且懸其首于太白之旗操莽之所不爲而聖人肯爲
之乎歐公帝王世次圖序亦極言本紀世系之荒唐如
舜娶祖姑禹攝位時以時考之年只六歲

釋孔子世家

王荆公譏史遷不宜列孔子于世家以爲孔子之道不因世家而尊姜西溟以史遷列孔子于世家非尊孔子也遷之于晉則曰嘉文公錫圭鬯作晉世家第七于越則曰嘉句踐滅強吳尊周室作越世家第十二于鄭于趙于韓皆然而序孔子則曰周室旣衰孔子追修經術以達王道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其意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也以天子之權歸之于周者莫如孔子故附孔子世家以明其始終爲周之意而尊周者諸侯之事故上不得比于本紀而下亦不夷爲列傳也羅堅甫云史公以陳陟爲世家列于孔子

之後者有深意焉遷以秦燒詩書則孔子之道幾于墜地涉與項羽獨能起而亡秦以存孔子之道故列勝于世家而列羽于本紀不然隴上耕夫何世家之有此說亦與西溟先生相發明也

史記體例未備

史記有意爲褒貶如進項羽爲本紀陳涉爲世家而黜淮南衡山爲列傳是也有隨意標題而心無成見者如蕭曹稱相國而留侯絳侯稱封爵酈食其稱生而石奮稱萬石君魏公子稱信陵君而平原君稱趙公子勝是也蓋作史之初體例未備北齊書倣之或稱高敖曹或稱高昂或稱邢邵或稱邢子才或稱楊愔或稱楊遵彥

亦隨便書之

班氏史例

班氏作傳有于本傳不終敘之而終叙于別傳者如張蒼竇嬰等傳是也有因一事相同而合序之者如樂布被賣季布亦被賣張湯有賢子杜周亦有賢子故傳相聯而及也有因其文詞相類而合序之者如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是也有因其受禍相類而合序之者如陸宏夏侯京房等是也有爲賢者諱而以過失散見于他傳者如周勃之汗流見于王陵傳霍光之不學無術見于貢禹之譏武昭厚葬蕭望之不肯露索是也有爲尊者諱如戚夫人被殺不載高后紀而載外戚傳是也有

以一人爲主而以諸人附之者如衛霍後附以蘇建李
息等是也有應入藝文志而不必入本傳者如揚雄相
如之諸賦史遷論六家之要指是也有應入郊祀志而
亦悞入本傳者如匡衡李尋之諸疏是也他如楊王孫
之祿塋胡建之誅監軍朱雲之折檻梅福之挂冠俱有
獨行之意故合爲一傳至于宣本紀乳皇孫者女徒趙
徵卿丙吉傳則以爲郭徵卿

後漢書誤做史記

後漢書以董宣爲酷吏做史遷以郅都爲酷吏也殊不
知宣非都比宣與周紆不過搏擊豪強而已實一時之
賢臣史遷深惡都當文帝寬仁之後首作悻悻舉止以

結主知以引後來寤成義縱之朋類故以爲誥吏之冠
真良史垂戒之心非范氏所知惟循吏則專類古人而
漢廷無一焉雖以吳公文翁之賢寧見于後傳且序酷
吏必屢稱天子以爲能未免露謗書之意或曰邳都不
救賈姬殊似正人余答之曰此都之所以媚太后也猶
之高頰之斬張麗華所以媚獨孤后也卒之二人終得
罪于兩后小人枉自爲小人或曰都不與臨江王筆似
非媚太后者曰此都之所以媚景帝也試觀田叔燒梁
獄詞保全骨肉豈非君子小人用心之別歟都之言曰
亡一姬復一姬進固以人命爲兒戲也以此誘君心君
心尙可問乎

班氏有識緯陋習

史遷作高祖本紀贊以忠質立義明乎繼三代者高祖也最爲得體班氏遠引參龍之劉累以爲漢承堯運又於列傳中以韓增之貴本于周烈杜延年之貴本于唐杜世祿以霍光之貴爲霍叔苴裔皆染東漢人識緯習氣

前漢紀與漢書異同

荀悅漢紀與班氏漢書異者如漢書詔稱骨肉之親粲而不殊紀稱蔡而不殊紀稱武帝立宛貴人昧察爲王漢書作昧蔡堊主父偃者紀稱孔奢漢書作孔車紀稱梁相有褚大通迺五經博士漢書兒寬傳初梁相褚大

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云云是漢紀重一通字也其勝漢書者紀稱灌夫罵程不識不直一錢田蚡曰君衆辱程將軍獨不爲李將軍地乎李將軍者李廣夫素所敬也漢書刪此二句則爲李將軍地一語意不顯矣遼東高廟災董仲舒家居以爲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于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漢書刪此數語而添入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云云然則其師書所說何語耶

後漢紀與後漢書異同

袁宏後漢紀與范氏後漢書異者如孝和紀稱梁竦與

舞陽公主相罵而後漢書則云與舞陽公主私相慶後漢書董卓傳但載卓廢宏農王而紀則詳序王之不肯飲藥與唐姬各唱歌一章詞甚哀婉有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之語李充薦士與鄧騭勸食肉充厲聲曰說士甘于肉此後漢書語也紀則云充說海內隱士頗多不合騭舉炙曰君宜及溫食之充受炙擲地曰說士之樂甘于啖炙紀稱太后使家舊往問鄧康病宮中婢年長者自稱中夫人康曰汝非我家婢耶何得稱中夫人後漢書宮婢問康疾自稱中夫人非夫人也河南尹田歆問外甥王湛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壽命不宜相違欲以五副之舉一清名堪成就者

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湛薦种嵩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隱滯之夫。乃洛陽吏耶。湛曰：夫異士不居山谷，居山谷者，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而有異，而人不知，已獨知之，乃奇耳。此數語覺曲折有味。後漢書刪之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語雖練而味薄矣。惟刪去託子孫一句，使歆身分較高。又杜根諫鄧太后還政，太后怒，以絹囊盛根于殿，撲殺之。紀稱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其爲意，使不加力，故以撲輕得免。後漢書則云：執法者以根知名，故私囑行事人，不加力，遂得免。亦使根身分較高。

紀信不侯有說

人多疑紀信死不封侯爲高祖寡恩獨黃陶菴先生以爲古無追贈爵之禮漢去古未遠故一切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爲侯不追賜死者之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東漢來歙爲人刺死始贈中郎將征羌侯前此蓋未有也周苛守滎陽死子城封高景侯酈食其使齊死子疥封高粱共侯亦皆封其子而不追封其父也紀信之後無間焉其無子明矣或以呂后紀襄平侯紀通爲卽信之子不知通乃紀成之子成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戰于好時死非代高祖死之純信也

後漢書列傳載事不同

楊震傳云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遂

史記獄結以周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
屍都市事在安帝延光二年後張皓傳云騰繫考所當
伏重法皓上疏諫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事在順帝時
兩傳大相矛盾

史漢均非舊本

史記天漢以後褚少孫所補也成帝時長安馮商待詔
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漢校書郎楊終受
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然則史遷之真鮮矣梁書
劉之遴傳之遴得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
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古本以序傳
爲中篇以表志列傳相合爲次外戚傳卽次帝紀下淮

陰贊曰淮陰毅毅伏劍周章皆與今本不合然則孟堅之真亦可疑矣蕭琛傳宣城有僧賈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曰此是班固真本惜未載其文字

古本漢書多偽作

梁劉之遴所引古本漢書全紹衣以爲偽造外戚傳以元后與莽接有深意焉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不列陳項之上則諸王亦不次外戚也

補漢書闕名者

漢書揚主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裸葬云云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爲蜀郡太守又荀悅漢紀壺闔三老令狐茂上書云云漢武故

事作鄭茂皆足補班氏之闕也

裴松之三國志補

裴松之補三國志如駁辨官渡之兵數核正黎陽之婚期以蔡邕嘆卓爲誣罔証孫郎葬許爲乘時俱極允當補魏受禪讖書三萬餘言及鍾繇殺鬼婦蔣濟夢亡兒掘地得范滂友之奴等事屬諱詭似可不補張魯傳註引典略略教民緡匠法緡匠法不可解或是抱朴子介象蔽形之術耶後漢書劉焉傳註亦引典略則刪去此語

三國志疑義

吳志陸瑁傳初瑁同邵間人敏見待國邑憂于宗修惟

謂以爲不然魏志王朗傳注太祖嘲朗曰不能效君折
抗米飯朗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
未可折而折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吳質傳注太和
中質入朝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
卿理耳昭曰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此數
條俱不可解又賈逵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
明無何着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通健二字亦不可
解

晉書之失

晉史孝友傳以李密爲冠忠義傳以稽紹爲首是也韋
忠爲劉曜盡節何與于晉而與劉沉王豹并列乎鄧攸

誦媚權貴棄絕天倫是何人品王宏川發婦人和服于路是何政體而列前史傳乎夏統傳促數煩志全是唐人小說非史體也雍壽附賈充傳中言其卒且贈將軍而賈后傳言其伏誅自相牴牾諸葛長民劉毅孟昶等皆有攘桓元之功而傳中爲宋高祖故極言其凶邪是誣善也桓溫廢海西公王彪之定廢立之謀忘君臣之義稱朝廷以此服之是獎亂也庾亮不入外戚傳許旌陽顧愷之葛稚川不入藝術傳俱不可解至于賈充見鬼阮瞻見鬼王導見蔣子文苻堅望八公山草木皆兵以爲王道子禱神之驗則幾乎志怪矣

晉書疑義

晉書何曾傳都官從事奏曾華侈以銅鈎蔽引車瑩牛
蹄銅鈎蔽不知何物皇甫謐傳女有反賜之說所反者
何賜耶地理志武皇帝受八堯之禪八堯者何人耶

六史疑義

晉書江都傳帝欲于殿前立鴻祀鴻祀者何祀也唐書
開元二年宴侍老于含元殿侍老者何老耶周書有大
呼藥州呼藥之官呼藥者何官耶北魏李崇傳相傳崔
謀世有惡疾以呼沍爲墓田呼沍者何地耶東漢詔云
飛蓬隨風微子所嘆晉書樂論曰君子惡大凌之歌北
里之舞隋書帝紀曰刑澹之所文命動威雷門之間句
踐戮卒諸所引用俱不可解

宋書之誤

沈休文宋書正道隆開旂促戰以陣亡不應入恩幸沈攸之起兵伏誅不應與魯爽臧盾同傳又張暢諸傳俱稱北魏諸帝之廟號休文南朝人亦不應尊索虜若是蓋沈休文宋書殘缺後人取南史補入故往往自相矛盾張暢張敷二傳其証也已見朱氏史糾矣魏書北齊書均有殘缺往往以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此非本書之失

南北史體例之非

潘玉兒不入后妃傳附見于王茂並茹法珍傳以其亡國也陳後主張如何以又入后妃傳江總不入佞幸以

其有文也而載法興頗有文詞徐爰且通經學又何以入于伎幸寶誌慧琳僧也不應入隱逸灾祥謠識應入五行志不應附本紀劉知幾史通歷數諸史長短而絕不及南北史何耶

高進之逸事見三十國春秋

余見高氏家譜載三十國春秋一則云高進之沛國人父瓚有拳勇嘗送友人之喪喪反友妻爲土宦所掠瓚掾之殺七人而友妻亦刎頸死遂亡命江湖進之生十三年母劉死葬畢走四方求父不得乃謁征北將軍劉牢之牢之高會進之入幕推上客而踞其坐大飲嚼一坐大驚牢之揖客問所長進之日善以計數中密事牢

之問部下甲兵芻糧進之布指算不爽乃辟行軍司馬
居五日進之曰劉公猜而不忍怨而好叛不去必及禍
遂去之與下沛薛彤爲友曰薛交檀道濟三人者志義
相合刑牲盟生死從道濟征桓元得首將王雅敗桓兵
于奔牛塘又殺路雍岐得天子旌節與桓所乘舟事平
以功讓道濟及圍廣固進之作攻具甚精巧事平授廣
固相徐傳等謀廢立招道濟道濟謀于進之進之曰公
欲爲霍光乎爲曹操乎爲霍則廢爲曹則否道濟驚問
進之曰公欲輔宋則少帝不廢琅邪王不立天下非宋
有也故必廢如欲自取則長亂階逢愚君修德布惠招
羅腹心天子非公而誰故必不廢進之此時按腰問刀

同道濟有異言則殺之道濟趨下階叩頭曰武皇帝在上臣道濟如有異心速殛之乃與進之定議不爲戎首亦不相阻也及謝晦反兵銳道濟憂之進之詐道濟書致晦與之連晦喜不設備悉精銳蔽江下進之遂問道入江陵揚言曰檀江州率重兵敗謝晦于江中斬其首以狗故晦黨聞之解體部下閉門拒之事平進之爲司空參軍後到彥之伐魏知其名乞與同行進之告僕曰到公必敗吾言則惑軍否則及難遂請護糧乃免道濟晚年懼禍其夫人劉遣婢問進之進之曰道家戒盈滿禍或不免然司空功名蓋世如死得所亦不相負夫人泣語道濟道濟意狐疑亡何被收道濟目光如炬脫幘

投地曰壞汝萬里長城薛彤曰身經百戰死非意外事
進之掀髯笑曰累世農夫父以義死友子以忠死君此
大宋之光坐地就刑神色不變進之無眷屬僕魯健從
進之死故无收其尸者薛彤下沛人死後其子負骨歸
墓求進之骨不得以其帶同父棺葬焉後沈約修宋史
附高進之薛彤于檀道濟傳

新舊唐書得失

宋吳縝作新唐書料謬分二十目層層駁辨是矣然瑕
瑜不可盡掩若高祖起事太原而本紀卽總書某人據
某處則新書較舊事自具綱領高士廉傳舊書攙入朱
桃椎武后紀舊書詳述侯祥禡語以薛懷義入外戚傳

新書刪之極爲得體封常清高仙芝募兵闕輔戰周南
市人之卒原在哥舒敗亡之後作史者自應列哥舒在
前方有眉目不然唐府兵雖亡曠騎尙在何以草草如
是新唐書先列哥舒極爲扼要然封常清臨死上表叙
潼關之情形表不死之心事情文悱惻頗有可觀而新
書全刪之張柬之駁進士王元感論三年喪極有關係
而新書又刪之悞矣新書之不當刪而刪者帝紀之誥
勅也當刪而不刪者宰相之世系也吳王爲長孫無忌
所陷而舊書混書與房遺愛謀反伏誅此不如新書之
書殺荆王元景吳王恪爲得實也凡改元者新書竟稱
元年而舊書必稱永徽七年顯慶六年以見改元之並

非正月其或改于九月或改于八月者方得明晰此不
如舊書之精細也

新書重複

新書高智周傳有相士論相一條竟又見于來濟傳中
是複也

新舊唐書異同

新書房元齡字喬舊書房喬字元齡舊書子儀長六尺
新書子儀長七尺二寸新書安樂公主方覽鏡畫眉兵
入被誅舊書公主聞變與武延秀閉門格鬪良久始敗
新書不爲龐勛立傳附見于康承訓傳中舊書亦不爲
龐勛立傳附見于張仲方傳中新書言桑道茂受朱泚

官而舊書言泚入長安城時道茂已卒沈傳師言天后
紀仍宜書中宗在房陵倣春秋書昭公在乾侯之意蓋
駁吳兢也舊書載之最詳而新書則不知此例

新唐書硬刪文義強用僻字

新唐書自夸文簡于初事增于舊然硬刪舊文一二字
往往晦澁不通除顧亭林日知錄所摘外余又摘數十
條如孫可之書何易于云故相裴公刺史綿州嘗往觀
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合易于廉如是導從者裴公之
所從也卽黎幹滅驕之義也新唐書引之而剛改曰導
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則竟指爲易于之導從矣蕭
穎士傳人勸其僕去僕曰非不能去但愛其才耳新書

刪一去字曰非不能便不成句韋表微傳表微以學者
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抵其
違抵其違者抵其違悖也刪去悖字便不成文李德裕
傳李宗閔牛僧孺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條者條
陳失政也刪去一陳字又不成文惠文太子範傳明皇
謂左右曰兄弟情天至於我豈有異哉趨競者強相附
我終不以爲纖介纖介者纖介之嫌也去一嫌字又不
成文李忠臣傳李諫德宗欲誅張涉曰陛下貴爲天子
先生乏財非過也所謂先生者天子家之先生也刪天
子家三字則先生二字落空安祿山傳祿山專進奇禽
異物以惑帝心而人不聊不聊者不聊生也刪去生字

亦落空凡列傳中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又好用說文奇字自矜其博李密傳教庾之藏有時而賜賜盡也溫彥博傳不逮再棋棋卽期也他如亭伯紛纒云理騫短孔才辭醜仲任瀧澹蘊古挺切陸贄蹈窵王伾蓮陋歐陽通煥儉房瑄箱索淳風詆據元澹傳之芟礪穴胜李揆傳之薜枕圖史韓愈傳之播噉道真皆割裂字義有愧大家